



曹聚仁及其他

曹聚仁晚年境況不太好。曹聚仁對文史鉤沉，也作出貢獻，他寫下不少「現代史筆」文章。周作人晚年寫的《知堂回憶錄》，是在曹聚仁的倡議和鼓勵下於一九六零年底開始執筆的。寫好之後，周作人又通過曹聚仁轉給當時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先生，並在《新晚報》連載。兩個月後這個專欄因故被輟停。後來全文在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連載，並於香港三育圖書公司出版。

曹聚仁寫作態度很嚴謹，他告訴我們，他每天最多只能寫二千字，相對時下洋洋灑灑每天寫五千字乃至一萬字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記得他在《正午報》寫一段約五百字的專欄，隨手拈來，言之有物，讀者不少。

羅孚說他在《晶報》寫了《聽濤室隨筆》可能有筆誤。

他有一段時期入了瑪麗醫院動了大手術，他把專欄改名為《浮過生命的海》，寫他與死神較量的雜感。醫院護士的父母是他的粉絲，所以在醫院的護士都對他特別禮遇。

曹聚仁晚年境況淒涼，雖然女兒是名電影演員曹雷（代表作是《年青的一代》），兒子是著名文化人曹景行，都無法來港相會，最後在澳門鏡湖醫院孤寂中病逝。

曹聚仁晚年境況不太好。曹聚仁對文史鉤沉，也作出貢獻，他寫下不少「現代史筆」文章。周作人晚年寫的《知堂回憶錄》，是在曹聚仁的倡議和鼓勵下於一九六零年底開始執筆的。寫好之後，周作人又通過曹聚仁轉給當時《新晚報》總編輯羅孚先生，並在《新晚報》連載。兩個月後這個專欄因故被輟停。後來全文在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連載，並於香港三育圖書公司出版。

曹聚仁寫作態度很嚴謹，他告訴我們，他每天最多只能寫二千字，相對時下洋洋灑灑每天寫五千字乃至一萬字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記得他在《正午報》寫一段約五百字的專欄，隨手拈來，言之有物，讀者不少。

羅孚說他在《晶報》寫了《聽濤室隨筆》可能有筆誤。

他有一段時期入了瑪麗醫院動了大手術，他把專欄改名為《浮過生命的海》，寫他與死神較量的雜感。醫院護士的父母是他的粉絲，所以在醫院的護士都對他特別禮遇。

曹聚仁晚年境況淒涼，雖然女兒是名電影演員曹雷（代表作是《年青的一代》），兒子是著名文化人曹景行，都無法來港相會，最後在澳門鏡湖醫院孤寂中病逝。



粵劇舞台劇的變奏

最近看了兩齣非常特別的舞台劇，都是充滿魅力的，吸引大批不同年齡階層的觀眾，一齣是李居明的《粵劇特朗普》，另一部是劉松仁的《利瑪竇》。

這兩齣戲如果從戲名理解，只會分別把它們當作政治和宗教的舞台劇，但當真正去接觸它們，肯定會有不同的感受。

《粵劇特朗普》由中國人唱粵曲卻扮外國人，這不是一個輕鬆的演繹，且都是仍然在世的政壇領袖，除了演特朗普，還有金正恩，這些如此大的政治人物，穿插着在舞台上亮相，李居明要拿捏得很小心、很有分寸，卻又很大膽地把一段段歷史和一段段虛構的、天馬行空的創意放在劇本中，龍貫天和李居明應該為此商討多時，研究了良久才拍板定案的。而觀眾，特別是年輕觀眾對

此更覺新鮮，演出的四場之中，有一大批青年學生觀眾，以及外國觀眾進場，那是新光戲院從來未見過的現象，李居明坦言：「我做新光的目的是在此！」此劇荒誕有趣，有不少情節令觀眾起哄，笑聲不斷，其實內裡最重要的是「和平」的訊息，編撰者希冀的是世界和平，笑聲中有被感動的、被其劇本的魅力所吸引的！

劇不單受年輕觀眾青睞，且早已已有世界各地通訊社、網站關注，令粵劇這個很地區性的劇種成爲一個新的焦點，且還被翻譯成俄文、法文等多國文字刊出，這是粵劇史上前所未有的，這齣「虛雲二夢」是李居明再次打破傳統之作！

由於檔期關係，只演了四場，向隅者甚眾，李居明已向西九申請，希望明年再演。



李居明與年輕觀眾開心合影。 作者提供



拉筋運動

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最高收視的節目，是教人做一種叫Essentrics的運動。太太公司找人來介紹，試了一試，覺得挺有趣。網上也有不少教學片段，可以隨時翻看。

Essentrics 糅合了太極、芭蕾舞（發明人本身是跳芭蕾舞的）、拉筋、PNF（本體感覺神經肌肉促進術）。對於中國人來說，最有趣自然是其參考了太極的部分，就像小時候學的簡易口訣「劈開個西瓜，分一半給你，再分一半給他」，動作差不多，但對「氣」及「呼吸」的要求低一點。當然還有標準的拉筋動作，多是西方以肌肉分類的運動，目標是讓肌肉拉長。

相比瑜伽和太極，這些運動着重的生理上的鍛煉，做後當然覺得經絡通暢，對肌肉疲勞也有很好的效果。Essentrics的動作有音樂相伴（至少來示範的老師有帶不同的輕快音樂），太太說有點像前大熱的健身舞或減肥舞，但節拍沒有那麼快，故明白

為何十八年來一直是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收視冠軍節目。

不過相比之下，我們還是較喜歡靜心的運動。瑜伽老師有和太太上Essentrics的課堂，她是美國人，說較喜歡瑜伽，因為瑜伽的呼吸較講求靜心和感恩，對不同年紀的人，也有一重意義。若想只做拉筋，有對手的運動可能會較有趣。

看過很多中醫書籍後，也愈來愈明白運動的重要性不單是肌肉層面的，還有呼吸，及小心不勞損，更不能給心臟過大的負擔。坊間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，大家要選適合自己的。

我自己常找的經絡按摩師，就曾不斷勸說踢足球是不適合我的運動，可免則免。當中固然有與年紀有關，運動量太大，對抗性的衝撞性高，以及對局部位置要求及耗損程度大的，其實都是不太適宜。靜態以及拉筋運動的好處，坊間已有大量書刊介紹提及，除了在乎各人的實踐。當然，運動除了健康之外還有其他意義，那又是另一範疇了。



瘦身的哲學

曾經有位媽媽看到女兒突然暴瘦，目光呆滯，就帶她來找我：「師傅，我女兒該不會是『撞邪』了吧？」

其實，突然的消瘦有分很多種，有的是「戀愛瘦」，我姑且稱為「花枝招展瘦」。為何戀愛會影響體形呢？皆因愛意會牽動情緒，而情緒則影響行為和身體狀況。

其實大家只要有做過資料搜集，就會知道，浪漫的愛情其實是大腦中三種化學成分的組合，包括是多巴胺，去甲腎上腺素和血清素。這些「化學反應」可能有「副作用」，例如讓人茶飯不思、失眠、胡思亂想、時刻牽掛等等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可能會引起「相思病」。

除了「相思」，怎能不瘦？而除了「花枝招展瘦」，還有一種則是「愛情悲劇瘦」，就是為情所困罷了。既然女兒在一個月當中急劇瘦了10磅或12磅，這位媽媽應當留意女兒每天的情緒是開心還是傷心，方可對症下藥。

天命最近也在一個月之內消瘦了10磅，朋友便對我揶揄：「師傅，你是『花枝招展瘦』，還是『愛情悲劇瘦』啊？」天命淡然一笑：「兩者皆非！現在我是『食生怕死瘦』！」

人到中年，天命每年都會驗身，竟發現所有的「指標」都「破頂」，成爲名副其實的「三高」人士。當然各位亦無須替我擔心，皆因目前沒有大礙，而天命還想看到兒子們成家立業，所以更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！

於是，天命踏入了健身行列，並且在一個月內就消瘦了許多。只希望我可以繼續努力、保持運動，千萬不要等待指標恢復正常之後，就回到大吃大喝的生活。畢竟，健康才是人生最爲重要的功課。

其實我的「瘦」還有另外一個名字，就是「萬眾期待瘦」。話說上次生日，學生們許願，說希望我今年的身材能夠恢復以前剛出道時的水平，徒兒們有一片孝心，為師也希望能以體形來實現大家的「願望」！



精神迷途中的候鳥

已逝作家史鐵生曾說過：「作家應該貢獻自己的迷途。」讀完遲子建的《候鳥的勇敢》，我才真正領悟這句話的深刻內涵。遲子建寫的是令她難以忘懷的東北老家，就像紀錄片《文學的故鄉》中她的心靈獨白：「你躺下來看看天空，看看我們與安嶺的天空，這麼的藍，這麼的透明。然後白樺樹的樹冠在頂端，這是雪谷啊，真是一種清涼的感覺，無限美好。」

這本書不啻於一部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心靈聖經，閱讀前要先靜心，置身樹林或泉邊來讀，更能感同身受。

每本書都是通向世界的台階，《候鳥的勇敢》也不例外。書中的故事並不複雜，圍繞棲居在金甌河候鳥自然保護區的候鳥，以及管護站、尼姑庵的人。被神鳥相助而感恩自然的張黑臉，想方設法守護生靈；利慾熏心的周鐵牙卻獵殺野鴨討好權位者，以期望得到他們的庇護。候鳥棲息的背後有個更大的世界就是瓦城，瓦城由兩部分群體組成，候鳥人是有錢人，他們像候鳥一樣冬天到南方過冬，到了夏天返回北方度夏，從而導致人口缺失，空城現象凸顯；另一部分留守人為當地人，他們與官商勾結，貪享富貴，如周鐵牙不惜討好外甥女羅玫，森林檢查站老葛為女兒找工作賄賂周鐵牙等。

然而，一場突然而至的禽流感打碎了瓦城的安寧，兩個本來就有病的人恰好吃了野鴨而死去，使得候鳥成爲罪魁禍首，恐慌心理四處瀰散，惡意揚言謠言紛飛，一時造成人心惶惶。作者用候鳥來印證人的精神迷途，德秀師傅和張黑臉日久生情，三聖殿上的兩隻東方白鶴與他們的關係互相映照，一隻受傷後，另一隻飛走後又返回，最終牠們雙雙被凍死，暗示窮途末路的德秀師傅和張黑臉的情感危機。

禽流感風波下當權者的恐慌，張黑臉的虐殺與周鐵牙的守護，候鳥的弱肉強食與候鳥人的怯懦自私，在強烈的對比中，能夠窺見人性的複雜和生命的困窘，以及在自然面前人的渺小、無知、愚昧，確切地說，人們讚美候鳥的勇敢，恰恰折射出人類的懦弱。

人類與自然是兄弟，但是，很多時候，人們往往不知敬畏與謙遜，隨波逐流，被綁綁在慾望的戰車上停不下來，愈行愈遠，到頭

來喪失的不僅是生活本身，還有最初的良知。禽流感被隔離時，局長蔣連發用風箏占卜生死，諷刺的是風箏砸到救護車上，他一身冷汗；老葛通過微信得知邱老和莊如來的死訊，頓覺在劫難逃寫下遺囑：「活着最重要，不想計較什麼」；德秀師傅有過三次不幸婚姻，又遭遭前夫要挾討錢，她與張黑臉發生關係後痛苦不已；周鐵牙攀炎附勢，羅玫晉陞後與他疏遠，他恍若落入谷底，覺得「金甌河上的陽光也有了裹屍布的意味」……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困境，用書中慧雪師太的一句話概括，就是「悲苦是蜜，全靠心釀。」當慾望這隻怪獸在我們內心興風作浪時，就會誘導人們觸碰底線，踏上歧路。

不同於其他作家，遲子建的筆觸始終帶有細微的暖意，如蘇童的評價：「一隻溫度適宜的氣溫表常年掛在遲子建心中，總能給人以人性的關照和審美的愉悅。」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當屬張黑臉。他的真名叫張樹森，曾是一名消防隊員，後來在撲滅森林火災時險遇老虎受驚昏迷，醒來後他發現有隻大鳥展開雙翼爲他遮雨，從此他愛有翅膀的鳥兒，喜歡看鳥兒張開翅膀，「每個翅膀都是一朵怒放的花兒。啄木鳥黑白紋交錯的羽翼，在展開的一瞬，就像拖着一條星河。」他擔心白腰雨燕遷徙迷路，他經常張開翅膀，以擁抱的姿態撲向河邊。女兒結婚那天突降暴雨，他笑稱：「老天出動勞神費力打閃電，正是給她放焰火。」從張樹森到「張黑臉」的變化，傳遞出感恩自然的態度，這是第一重境界。他進城辦事、下館子吃水餃，聽到人們傳言「候鳥的翅膀是閻王的生死簿子，候鳥依照那上面的名字，去捉拿人間罪孽深重的人，邱老和莊如來的名字就在候鳥的翅膀上，所以死了。」

其實，一個死於重度肺炎併發多臟器衰竭，一個死於腦出血，與候鳥毫無瓜葛。張黑臉搖搖頭，強調「候鳥的翅膀是雨傘」，他念念不忘當年神鳥的救命之恩。這是第二重境界，敬畏自然。髮妻常蘭去世後，張黑臉與德秀師傅互生愛慕，他們的媒人就是尼姑庵裡的東方白鶴。夏候鳥南遷，張黑臉爲受傷的雌性白鶴擔慮，牠每一次起飛都在地面助跑很久，勉強躍起也飛不高，雌性白鶴遷徙前與其耳鬢廝磨，恩愛不捨，沒想到牠護送小白鶴們飛走後，又返回來接受受傷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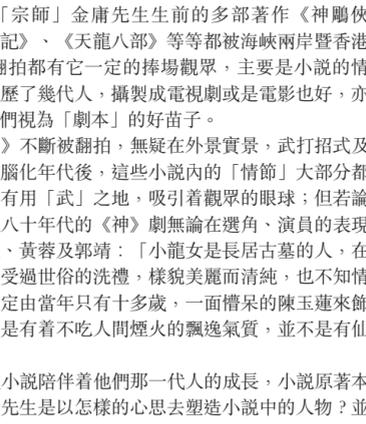
忠於原著的矛盾

一代武俠小說「宗師」金庸先生生前的多部著作《神鵰俠侶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天龍八部》等等都被海峽兩岸暨香港演藝圈翻拍過無數次，但每次翻拍都有它一定的捧場觀眾，主要是小說的情節、角色人物的演繹，就算是經歷了幾代人，攝製成電視劇或是電影也好，亦是不同國家或地區演藝界製作人們視爲「劇本」的好苗子。

有製作人指出，如《神鵰俠侶》不斷被翻拍，無疑在外景實景，武打招式及場面的技巧上，隨着社會進入電腦化年代後，這些小說內的「情節」大部分都能呈現出來，武術指導們亦變得有用「武」之地，吸引着觀眾的眼球；但若論角色人物，他們總覺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《神》劇無論在選角、演員的表現更貼近該小說筆下小龍女、楊過、黃蓉及郭靖：「小龍女是長古古的人，在走出古墓之前，她的認知是沒有受過世俗的洗禮，樣貌美麗而清純，也不知情為何物？所以金庸先生生前就指定由當年只有十多歲，一面槽呆的陳玉蓮來飾演小龍女，因為他塑造的小龍女是有着不吃人間煙火的飄逸氣質，並不是有仙氣的一種。」

製作人續說，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陪伴着他們那一代人的成長，小說原著本也幾乎被他們翻爛了。到底金庸先生是以怎樣的心思去塑造小說中的人物？並不知道，只是看着小說的描寫，讀者們自有心中的定位。

筆者亦看過很多不同年代翻拍的小說著作版本，但從未將角色人物與被選中的男女演員表現作比較，因為深知不同製作人的攝製手法，不同年代演員的不同演繹方式。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，比較注重年輕有顏值的演員，製作人要面對商業利益的現實，又要提升演員接班人，跟忠於原著有着不少矛盾位啊！



新《倚天屠龍記》劇照！ 網上圖片

白鶴，最終牠們死在雪地裡。這隻叫「德秀」，那隻叫「樹森」，他們分別認領兩隻白鶴，把牠們埋葬，兩人卻找不到來時的路，分不清東南西北。這是第三重境界，昇華爲一種悲憫情懷，面向世間生靈、芸芸眾生，也包括自己。

候鳥是人性的鏡鑒，翅膀是精神的隱喻。《候鳥的勇敢》昭示着正義的勝利，彰顯出面向自然人們精神的改造和靈魂的救贖，因此，品讀這本書，其實也是讀我們自己，從德秀師傅、張黑臉、周鐵牙，我們反觀日常生活中的焦慮、自私、堅韌、淚水和矛盾。就像候鳥人能夠躲避過季節的風寒，但是難以逃過命運的無常，這正是精神困惑的題中之義。那麼，人們應該怎樣向着精神迷途開掘？書中受傷的白鶴已經給出答案：「那隻無法離開的東方白鶴，並不氣餒，牠孤獨而頑強地在寒風中，一次次地衝向天空，一次次地落下，再一次次地拔頭而起。」這個百折不撓、愈挫愈勇的過程，就是精神的錘煉和心靈的磨礪。

向着精神迷途開掘，對現代人來說，閱讀經典是一條捷徑，使我們從目的轉向過程。以我個人的體驗看，閱讀，就是精神的攀登，靈魂的趕路，在深度閱讀中尋找精神指南針或定盤星。捧讀《大地上的事情》，我在字裡行間感受華岸與自然的親緣，白樺林、美麗嘉陵、海日蘇，他所行之處，都留下智慧的詩行，最終指向的是道德的校準：人皆可以爲堯舜。

同樣，在《候鳥的勇敢》中，因禽流感被隔離的局長蔣連發，對保護區所有候鳥承諾，只要不傳染給他禽流感，他會增加人手保護，讓牠們擺脫被殺戮的命運；更荒唐的是老葛，女兒工作落寶，他覺得全世界生靈都值得關愛，買了把肉串扔在樹下，任由鳥兒還是老鼠享用。

完成這本書後，遲子建曾袒露心聲：「我們所面對的世界，無論文本內外，都是波瀾重重。夕陽光影下的人，也就有了種種心事。所以《候鳥的勇敢》中，無論善良的還是作惡的，無論貧窮的還是富有的，多處於精神迷途之中。」

不得不說，文本之外的精神困境更加斑斕而迷離，人人都應勇敢直面、保持內省，更要常讀經典，擦拭心靈，回歸自我，避免迷失與沉淪。



不問蒼生問鬼神

託夢素來都被看作是預知福禍的靈異事件，此次經台灣首富郭台銘坦然大方地說出來，頗有鬧劇之嫌。但因郭氏一家曾在媽祖廟買屋住過九年，郭台銘又是在廟裡出生。據說當日郭家所居屋舍，恰巧是媽祖廟的財神殿。這些頗具傳奇色彩的經歷，和他今日富甲一方的地位鋪排在一起，讓人不得不對媽祖託夢之說，心生幾分信任。

宮廟民間普遍信仰道教與佛教，人數不過2,300萬，宮廟數量卻是數以萬計。僅台灣中部每年舉辦的「大甲媽祖繞境」，吸引的信眾就達百萬之眾，台灣不分藍綠的各色政治人物對此盛會也趨之若鶩，全然不在乎自身本來的信仰。理性的政治學者直言，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台灣，傳統宗教往往是政治人物在競選造勢場合上拉攏人心的手段。加之坊間素來更願意選擇性相信因果報應，愈離奇愈多人趕着往前湊。不問蒼生問鬼神，諸如此類的怪力亂神，也就司空見慣了。

說回託夢之事。從古到今，以此尋求師出有名者舉不勝舉。譬如封建王朝的皇帝，為了證明自己是真龍天子，便會弄出許多所謂祥瑞之兆，令人臣服。譬如有些微成就的人，為了標榜與眾不同或是天生秉賦，也會依樣葫蘆自我加持神秘光環。為了諷刺這等穿鑿附會者，著作等身的作家賈平凹，曾在一篇自傳式的文章裡做過一段自嘲式的描述：「（我）生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孕胎期娘並未夢星月入懷，生產時亦沒有祥雲罩屋。幼年外祖母從不講甚神話，少年更不得家庭藝術熏陶。祖宗三代平民百姓，我輩哪能顯發達貴？」在中國最好的小說《紅樓夢》中，關於託夢的情節，也有好幾處。秦可卿死前託夢王熙鳳，要她盡早爲賈府盛極必衰之事做打算，以免三春去後諸芳盡，到時一敗塗地，落得樹倒猢猻散的慘局；尤三姐自刎之後，託夢給尤二姐，讓她殺了王熙鳳以圖自保；元春的判詞中託夢父母，需要抽身退步早。很可惜，這些預先被透露的結局，最終都未能阻止賈府和府中一干人等的命運。可見，這部讓人百讀不厭的奇書，借託夢設置情節引人入勝之際，仍然遵循了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的客觀規律。

其實，內地也有一個在廟裡出生的首富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我受報館派遣去四川採訪。在什邡

羅漢寺採訪了該寺住持素全法師。彼時，因為地震，羅漢寺一牆之隔的什邡婦幼保健院塌了，臨盆在即的一眾產婦，面臨頭無瓦遮的窘境。素全法師帶領僧眾啟閉寺門，讓產婦們有了棲身之處。在震後的兩個多月裡，108個孩子陸續在寺裡出生。憶及當時情形，素全法師坦言：「在寺院內生小孩，羅漢寺是有傳統的。」之後，他便講述了60年前，在羅漢寺出生的一個孩子的故事。

1948年，女護士鄭康致跟隨部隊駐紮在素有「四川佛都」之稱的四川省什邡市羅漢寺，機緣巧合，她的次子就出生在羅漢寺裡。內地改革開放後，這位軍中女護士的四個兒子，一起辭去公職聯手創立了日後赫赫有名的希望集團。那個出生在寺裡的孩子，就是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，他曾雄踞2008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一名。劉氏四兄弟創立的希望集團，亦曾在內地民營企業500強中名列第一。

不知道劉氏兄弟坐擁財富，是否也如台灣的郭董那樣，堅信人發生發達與誕於寺廟這段淵源有關？震後在什邡羅漢寺出生的那108個孩子的人生，是否也會因此而格外可期呢？



不問蒼生問鬼神

託夢素來都被看作是預知福禍的靈異事件，此次經台灣首富郭台銘坦然大方地說出來，頗有鬧劇之嫌。但因郭氏一家曾在媽祖廟買屋住過九年，郭台銘又是在廟裡出生。據說當日郭家所居屋舍，恰巧是媽祖廟的財神殿。這些頗具傳奇色彩的經歷，和他今日富甲一方的地位鋪排在一起，讓人不得不對媽祖託夢之說，心生幾分信任。

宮廟民間普遍信仰道教與佛教，人數不過2,300萬，宮廟數量卻是數以萬計。僅台灣中部每年舉辦的「大甲媽祖繞境」，吸引的信眾就達百萬之眾，台灣不分藍綠的各色政治人物對此盛會也趨之若鶩，全然不在乎自身本來的信仰。理性的政治學者直言，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台灣，傳統宗教往往是政治人物在競選造勢場合上拉攏人心的手段。加之坊間素來更願意選擇性相信因果報應，愈離奇愈多人趕着往前湊。不問蒼生問鬼神，諸如此類的怪力亂神，也就司空見慣了。

說回託夢之事。從古到今，以此尋求師出有名者舉不勝舉。譬如封建王朝的皇帝，為了證明自己是真龍天子，便會弄出許多所謂祥瑞之兆，令

人臣服。譬如有些微成就的人，為了標榜與眾不同或是天生秉賦，也會依樣葫蘆自我加持神秘光環。為了諷刺這等穿鑿附會者，著作等身的作家賈平凹，曾在一篇自傳式的文章裡做過一段自嘲式的描述：「（我）生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孕胎期娘並未夢星月入懷，生產時亦沒有祥雲罩屋。幼年外祖母從不講甚神話，少年更不得家庭藝術熏陶。祖宗三代平民百姓，我輩哪能顯發達貴？」在中國最好的小說《紅樓夢》中，關於託夢的情節，也有好幾處。秦可卿死前託夢王熙鳳，要她盡早爲賈府盛極必衰之事做打算，以免三春去後諸芳盡，到時一敗塗地，落得樹倒猢猻散的慘局；尤三姐自刎之後，託夢給尤二姐，讓她殺了王熙鳳以圖自保；元春的判詞中託夢父母，需要抽身退步早。很可惜，這些預先被透露的結局，最終都未能阻止賈府和府中一干人等的命運。可見，這部讓人百讀不厭的奇書，借託夢設置情節引人入勝之際，仍然遵循了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的客觀規律。

其實，內地也有一個在廟裡出生的首富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我受報館派遣去四川採訪。在什邡

羅漢寺採訪了該寺住持素全法師。彼時，因為地震，羅漢寺一牆之隔的什邡婦幼保健院塌了，臨盆在即的一眾產婦，面臨頭無瓦遮的窘境。素全法師帶領僧眾啟閉寺門，讓產婦們有了棲身之處。在震後的兩個多月裡，108個孩子陸續在寺裡出生。憶及當時情形，素全法師坦言：「在寺院內生小孩，羅漢寺是有傳統的。」之後，他便講述了60年前，在羅漢寺出生的一個孩子的故事。

1948年，女護士鄭康致跟隨部隊駐紮在素有「四川佛都」之稱的四川省什邡市羅漢寺，機緣巧合，她的次子就出生在羅漢寺裡。內地改革開放後，這位軍中女護士的四個兒子，一起辭去公職聯手創立了日後赫赫有名的希望集團。那個出生在寺裡的孩子，就是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，他曾雄踞2008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一名。劉氏四兄弟創立的希望集團，亦曾在內地民營企業500強中名列第一。

不知道劉氏兄弟坐擁財富，是否也如台灣的郭董那樣，堅信人發生發達與誕於寺廟這段淵源有關？震後在什邡羅漢寺出生的那108個孩子的人生，是否也會因此而格外可期呢？

